

语里语值跨语转移机制

——小句中枢全译说研究之一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语里语值跨语转换机制, 指从语表形式获得的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在思维中从原语背景转入译语背景, 力求保真不受损。大致按逻辑意义、语法意义的顺序进行语里意义的转换, 其结果是求得意似。大致按修辞值、语境值、文化值的顺序进行语用价值的转换, 其结果是求得风格似。

关键词: 语里; 语值; 全译; 转换机制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语里语值跨语转换机制, 指从语表形式获得的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在思维中从原语背景转入译语背景, 力求保真而不受损。这是一种以转移为主的过程, 一边是语里意义的转换, 一边语用价值的转换。

1 语里转换求意似

1.1 语里转换的过程

1.1.1 逻辑意义为转换的首选

汉英俄三语尽管语表形式多样, 相应的实词所指的事物却基本相同, 其语义关系也基本相同, 如施事—动作—受事等。张志公(1980)指出: “只要合乎事理, 能明白地表达出对整理的认识, 就可以组合在一起, 语言的运用就有更大的余地从语言艺术角度去考虑。”从汉语这一特点出发, 英译汉或俄译汉时, 从语表形式到语里意义主要做减法, 即抛开英俄语繁复的形态特征, 删繁就简, 直通逻辑意义的底线, 因此逻辑意义的转移更能体现语义的重要性, 既注重深层结构的转换, 更注重语义表象的转换, 包括语义关系和词义的转换。

梅勒(见约·恩格尔坎普 1997: 51)认为, 被试听到被动句后, 即使没有要求转换, 他也会把它重新转换为核心句, 并把核心句与转换运算分开储存。如“老鼠被猫抓住了”, 他要记住核心信息“猫抓老鼠”和附加说明“被动态”。表达时, 被试者就立即把被动态规则施加于核心句上。看实例:

[1] If you take 3 from 8, 5 remains.

如果你从8里减去3, 还剩下5。

原语前小句有施事、行为和受事, 这从深层结构上讲, 也是成立的。但是转入汉语语义层面后, 却发生了变化, 在语义表象上看, 汉语已目中无人(“你”), 只剩下三个数字: 8、3和5, 三者之间语义关系就是被减数、减数和差的关系, 语义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可用等式表示: $8-3=5$, 用文字表达为:

8 减 3 剩 5。(李北达 译)

汉译小句隐含了原文复句的假设关系。如果考虑到口语特点,还可译作“8 减 3 得 5”。

汉译英或汉译俄逻辑意义的转换则与之相反,一般是做加法,即挖掘汉语原文的内在逻辑关系,扶干添叶,使之形态化,在形态上按英俄语要求丰满起来。如:

[2]北京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

“北京”表示地点,是状性主语,这是语表形式的理解,在思维中,尤其是转换为印欧语时,其语义关系转换过程是:“在某地+存在+事物”。就本例而言,就是:

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

语义关系进一步向外语过程转换为:“在某地+存在过+事物”或“存在过+事物+在某地”。这样,汉语小句的语里意义才向英俄语的语里意义靠近。相应的英俄语语表形式是:

英译: There was a meeting in Beijing.

俄译 A: В Пекине был митинг.

俄译 B: Был митинг в Пекине.

1.1.2 语法意义转换在其次

语法意义毕竟是形式产生的意义,在语际交流中,逻辑意义总是占主导地位,这丝毫不贬低语法意义的作用,也许正好说明了形式与内容不可分。从理解和转换的时序上看,逻辑意义在先,语法意义在后;从意义的重要性断定,二者的主次也是如此。据我们对初试译者的实验观察,不少人是先把原文的词义用字码出来,再对原文中各种语法意义细加揣摩,或者据原文逻辑意义再调整译语语表形式,以反映原文意义。先看一例逻辑意义在先,语法意义在后的实例:

[3]Many people who had few advantages in their youth have done great things for their country.

许多年青时不大出众的人后来都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透过语表形式,译者首先关注的是话语所反映的世界知识,其次才是话语本身的特点,在全译中则是译语形式与原内容是否相符,同时是否译语的规范。例 3 的译文可接受,但原文中 who 引导的非独立小句限定 many people,又与后面的 have done great things 形成对比,如果加入关联词,原句可改造如下,汉译的意义也因此显豁许多。

Many people have done great things for their country, though they had few advantages in their youth.

许多人年青时虽然不大出众,后来却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4]If you take one step and then another, the longest walk is ended.

理解这一复句,我们抓住的是两个命题:“你一步一步地走路”和“最长的路也能走完”。这是我们最先捕捉到的,然后看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原文复句标志来看,if 在此表示的是条件关系,所以可以转换为:

只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最长的路也能走完。

在英语中条件句也可以转化为并列句,转化后的并列句更接近语义表象,汉语也有类似的表达式。

One step and then another, the longest walk is ended.

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最长的路也能走完。(张今 译)

1.2 语里转换的结果:意似

理解获得逻辑意义、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前二者属于语里转换的对象,第三者属于语

值转换的对象。无论是逻辑意义还是语用意义，理论上讲，它们的转换都应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在思维活动中，信息是不守恒的，要么多了，要么少了，这是客观事实。我们仍然从原语与译语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小句内部实词间的语义关系、词的概念意义和附加意义三个方面讨论语里转换的结果：意似。

1.2.1 语里近似

语里近似占主导地位，指语里意义经转换后，进入译语体系的意义与原文只能是近似。这是全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1) 逻辑关系的近似

时空是考察事物的两个维度，同一事物某一时间存在于某一空间，可从时间角度考察事物，也可从空间角度考察。比如，在英语中，时间从句与空间从句可以互换；同样，条件是时空中的条件，时间从句也可换成条件从句，空间从句也可换成条件从句。两种情况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出现，形成对比，其中的时间从句或地点从句可转换为让步从句；因果关系的因与果总与时间先后相关，所以，因果关系可转换为时间关系；目的是人行为的原因，所以目的关系可转换为因果关系。

上述关系，在思维转换中因译者而发生变化，译者会力保原语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可能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改变逻辑关系，选择与原作者不同的视角，这就导致译者从原作中获得的语里意义会发生些微的变化。援引并比较张今（1981：116—120）论证上述关系变化的例子：

[5]The building is right in front of you as you cross the bridge.

逻辑关系 A：你走过那座桥，那座大楼就在你的正前方。

The building is right in front of you where you cross the bridge.

逻辑关系 B：在你穿过桥的地方，迎面就是那座大楼。

[6]When it rains, he doesn't go out.

逻辑关系 A：天下雨的时候，他不外出。

If it rains, he doesn't go out.

逻辑关系 B：如果天下雨，他就不外出。

[7]How can we convince him when he will not listen?

逻辑关系 A：当他不听人劝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服他呢？

How can we convince him since he will not listen?

逻辑关系 B：既然他不听人劝，我们怎么能说服他呢？

[8]They asked him because they might accuse him.

逻辑关系 A：他们向他提出询问，因为他们可以指责他。

They asked him, so that they might accuse him.

逻辑关系 B：他们向他提出询问，以便他们可以指责他。

例 5 是时间关系转为地点关系，例 6 是时间关系转为假设关系，例 7 是时间关系转为条件关系，例 8 是因果关系转为目的关系。变化的结果就是逻辑关系的近似。

2) 词语概念意义的近似

概念意义是指称意义，也就是词语本身对事物的概念性认识，籍此可以将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译者对事物的概念性认识存在差异，有深有浅，有粗有细，与作者的认识又存在差距，概念意义只能求得近似。如：

[9]It was on their mudbrick walls that the slogans were chalked.

原译：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董乐山 译）

试译：标语就写在他们房子的土墙上。

遇上某些译者，说不定还会译作：“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砌成的墙上”，因为 mudbrick walls 的在理解中就是 the walls are made of mud brick（用土坯砌成的墙）。将 mudbrick walls 译作“土坯墙”，没错，但可以概念化，将概念意义用更简单概念表达出来。“土坯”突出造墙的原材料及其形状，“土坯墙”可视为短语；“土”则表明墙的原料，“土墙”是与“砖墙”（brick walls）相对的术语或词语，若无需刻意强调时一般不会说“土坯墙”。

小小的词语的翻译，已表明全译过程中词义的转换会因人而异，连最客观的概念意义都会因主体主观因素而发生变化，窥斑知豹，整个译文与原文也就只能求得意似了。

3) 评价意义的近似

译者有时在词义的褒贬和中性之间纠缠不清，因为词义的褒贬属于评价意义。褒贬不当可以见出译者理解的偏差，这在政论翻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

[10] This is an iron-clad fact which cannot be denied.

原译：这是铁的事实，是赖不掉的。

这句话是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驳斥南非为其侵略强作辩护时说的话。（见姚念赓，1982）这类外交辞令最能反映发言人的立场和政治态度，译者稍不注意，就会以自己所在国的立场和政治惯用语去翻译。原译中“赖不掉”没有反映原语词 denied (say that (sth) is not true 否认，否定) 的概念意义，赋予了它明显的政治倾向，语气和贬义大为加强，因为“赖”意为“抵赖，不承认错误或不承担责任”。译者强加贬义，过犹不及。在此只需传达原文的概念意义即可，如试译 A；如果要加强语气，也只能采用强调句型，但不能改变词义，如试译 B：

试译 A：这是铁的事实，不容否认。

试译 B：这是铁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

4) 形象意义的近似

形象意义常常通过形象表达出来，原文借用形象表达自有其理由，只要这一形象能为译语读者理解，尽可能地保留这一形象，以便勾起对事物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的联想，传达原文的内容。如：

[11] There is a mixture of the tiger and the ape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imperialists.

原译：帝国主义的性既残忍又狡猾。

改译：帝国主义兼有虎和猿的性格。（姚念赓 译）

这是一例政论翻译。原文用虎与猿作比，尽管有“残忍”和“狡猾”与之构成喻意，也能用概念揭示其本质含义。可是语言表达并非总是直奔意义根底的，语言的艺术有时在于用形象表达抽象，让人把玩一番，这一点在文学与政论翻译中随处可见。本例改译，用喻体代替其典型的属性，一则说得委婉，二则可避免不必要的外交矛盾。

5) 文化意义的近似

原文的文化意义因社会文化背景而生出别样内涵和意趣情调，如果不能准确地反映，介绍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文化；有时，如果不加以变通，又会妨碍读者顺利地了解异域文化。如例 9，chalk 意为“用粉笔写、画、涂”（write, draw or (sth) with chalk），而原文是 Edgar Snow 的 *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记》）中的一句，描写中国农村抗日的场景。类似的历史背景会告诉我们，农村土墙上的标语可以说“写上”，更准确地说是“刷上”，原料用“石灰”，而非粉笔。据此，例 9 在文化背景的参照下还可以改为：

试译：标语就刷在他们房子的土墙上。

再看一例：

[12] The diner was furious when his steak arrived too rare. “Waiter,” he barked, “didn’t you

hear me say 'well done'?"

"I can't thank you enough, sir," replied the waiter. "I hardly ever get a compliment."

一位就餐者因为端来的牛排半生半熟大发雷霆。

“侍者，”他喝叱道，“难道你没有听我说要‘熟透的’吗？”

“实在感谢不尽，先生。”侍者回答。“我难得受到别人的夸奖。”（朱祺译）

原文用双关造成了幽默，但译文无法引人发笑。原因在于原文的 well done 是多义的，既有“煮得熟透”之意，又有“干得好”之意，服务生正是利用这一点为自己开脱。但汉译暂时无法传达原文双关形成的文化意义。

6) 语体的近似

某些词句常用于某种特定的语体，会形成某种风格色彩，由于语言体系的差异，词句使用上也有差异。一一对应，多数情况下是做不到的。如：

[13] 放个屁也是香的。

He/she thinks the sun shines out of his/her own arse(hole). (杜念绍译)

原文是句粗话，鄙俗之语，译者巧用了英语中的对应语，以俗还俗。如果觉得太粗野，不用 arse (hole) (“屁股(肛门)”)，还可用委婉语 backside 表示，在语体上就有细微差别了。

1.2.2 语里胜似

胜似在翻译中不多，常见于创作欲较强的译者、翻译老手或高手的译作，或者是原作文字艺术不高，内容不深入，遇上写作高手，不自然地无意识地参与了原作的写作，原因在于他们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如果对原作的信守稍不留心，他就会拿原作的内容重新创作。罗新璋(1995)曾尝试着对“译作”说文解词：“译作，通常指翻译作品，意即翻译而成的作品。按译法，似有‘译即作’与‘译而作’之区别。”依其观点，“译即作”，译作次于原作，呈近似关系；“译而作”，译作可能优于原作，呈胜似关系。两种译作都因译者而不忠、不信、不等(值、效)于原作！

胜似，在译作内容上比原作更丰富，更生动，更深刻等。全译中语里胜似不应该提倡，因为过犹不及，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应充分地认识。如：

[14]The seeds first planted by the Magna Carta in 1215 had grown to full flower in the great Bill of Rights.

原译：1215年最初由大宪章播下的种子，在著名的权利法案时期长成了花朵。

改译：1215年最初由大宪章播下的种子，在著名的权利法案时期开花结果了。(汪福祥、伏力译)

原译只说开花，并无结果的意思，汉语在表达措施与成熟时，好用春播秋收作比，若用“开花结果”，重在“结果”，所以改译比原译强，也比原文表现更有力。

2 语值转换风格似

2.1 语值转换的过程

2.1.1 第一步：修辞值的转换

译文风格是修辞效果的集中表现，可以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方面考察。

1) 语音转换求风格

语音是语里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风格手段之一，语音系统各要素的选配都能体现风格特点。如：

[15]硕鼠硕鼠！

Large rats, large rats, let us entreat

无食我黍;
 That you our millet will not eat.
 三岁贯女,
 But the large rats we mean are you,
 莫我肯雇。
 With whom three years we've had to do,
 逝将去女,
 And all that time has never known
 适彼乐土,
 One look of kindness on us thrown.
 乐土乐土,
 We take leave of Wei and you;
 爰得我所!
 That happier land we long to view.
 O happy land! O happy land!
 There in our proper place we'll stand. (John Balcom 译)

英译在韵脚上力求反映原文的韵脚特点，但是英译诗行 3 与 4，7 与 8 在局部上未达到要求。

2) 词语转换求风格

词汇的语义本身具有色彩差别，这是客观条件，同义词语的选择，是主观运用。客观条件与主观运用结合，可显示风格色彩。如：

[16]He hates his uncle to the guts.
 原译：他对他的叔叔恨之入肠。

hates sb. to the guts 字面意思是“恨之入肠”，但反映原文的比喻意义的同时，还要考虑汉语的习惯，尽管“恨之入肠”可以借用，但汉语习惯说“恨之入骨”。“肠”与“骨”在此并无浓厚的文化气息，以“骨”代“肠”，可以达到风格相似，转移原文的语值。

3) 语法转换求风格

语法转换求风格，主要有同义结构和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如成分共用法指两个成分共用第三个成分的句法形式，这种语法现象在印欧语中最为常见，其语用价值是增强语言表达的凝炼性，就象数学中的提取公因式一样。如：

[17]Talk is by far the most accessible of pleasures. It costs nothing in money, it is all profit, it completes our education, founds and fosters our friendships.

谈话是最容易得到的一种快乐。这件事情不须花费分文，全是利益，可以补足我们的教育，建立并且培养我们的友谊。(吴奚真 译)

founds and fosters our friendships 在思维中的展开式及其汉译为：

founds our friendships and fosters our friendships
 建立我们的友谊并且培养我们的友谊。

同样汉语也遵循以最小的语言形式传达最丰的语里意义，原文的句法形式具有汉语所没有的优点，而且借用过来也不会造成接受的困难，所以也可以将这类成分共用法转入汉语中，译文已做到了这一点。这类表达式还有“远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必须且应该”、“能够也应该去”、“当且仅当”等。

4) 语篇转换求风格

语音、词语、语法的风格构成了语篇的风格，考察风格最终要从语篇的角度审定，全译中常考察的语篇风格一般是积句成段和组段成篇的结构布局。以如何反映原作的意向性为例。

[18]It is worth noting that Hew's decision came in the same week when two human beings who petitioned the courts for life were executed by the state.

原译：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两人请求法庭免去死罪，仍然执行了死刑的同一星期，公布了休斯裁决。

改译：值得注意的是，休斯裁决公布于两人请求法庭免去死罪，仍然执行了死刑的同一星期。（贺志刚 译）

译者（1995）认为主、述题误置是全译中应注意的一个问题：尽管原文的内容已全部译出，译文仍嫌不妥，主要是前后句子连接不上，别别扭扭，主要原因是原文句子的主、述题发生了移位，结果译文句子重心与原文不同，原文篇章的话题连贯性遭到破坏。

这类问题其实并不像译者所说的那样，因为原译在读者看来顺顺当当，并无别扭之处，似乎并不悖于原文。不比较原文是不易发现语篇风格上的损失的，这表明语篇转换求风格不仅要考察更广的范围，连判断它正确的问题也更具隐蔽性，因为解决语篇转换的问题涉及作者表达的意向性。

该例译者追求原作者的意向性，没错，正如他在文中指出主题与述题误置的第二个原因：“译者虽然清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原语和译入语在语言结构和表达习惯上差异太大而不可将原文的主、述题在译文中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改译照应了原文的主、述题，但忽视了汉语的可接受性，“于”字后面的时间太长，还可以改为：

试译：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休斯裁决公布的同一周，有两人请求法庭免去死罪，却遭处死刑。

2.1.2 第二步：语境值的转换

语境值在语值转换中占第二位，主要涉及交际目的、对象、背景、场景、语体等方面。

1) 交际目的转换

交际目的大致四种：陈述、询问、请求和感叹。交际目的可在四者之间转换，以传达原作意义，适应译语的要求。如：

[19]我饿极了。

译文 A: I'm very hungry.

译文 B: Am I hungry!

原文是陈述了一个事，让对方知道。译文 A 照译不误，译文 B 则把疑问句的肯定形式用作感叹句。

2) 交际对象的转换

交际是双方的行为，对象的身份、性格、关系等都能决定语言手段的选择。如：

[20]Blossom Jackson will never forget that November night when — at 10 minutes to 9 — hersister-in-law pounded on the door of her small Brooklyn house screaming, “They've killed Jackson.”

布劳森·杰克逊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的情景。那是十一月份的一天晚上，差十分九点，孩子他姑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他们这所小小的住宅前使劲敲门，一面喊道：“他们把杰克逊打死了。”（庄绎传 译）

sister-in-law 正如 sister 对应汉语的姐妹一样，与 Blossom Jackson 的亲缘关系用汉语对应过来非常复杂，都很难定。译者聪明，从文中提示的背景，换一个交际对象，从小孩子的

角度表达为“孩子他姑”，巧妙地化解了问题。

3) 交际背景转换

交际背景是译者翻译的更广泛的语境，常常包括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译者常常要置身于语言文字所折射出的背景之中，去把握其语境值。如：

[21]我所知道的康桥。

译文 A: Cambridge As I Knew It

译文 B: The Cambridge I Knew

老翻译家王椒升翻译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时专门注释说，书名有两种译法，A 译侧重于写作者对过去在剑桥时的回忆，B 译侧重于写回忆过去，对比现在的剑桥。而徐文写于 1926 年 1 月，时年作者已阔别康桥（即英国剑桥大学）两年，（见《英语世界》1991 年第 1 期第 73 页）所以译者选定 A 译。有的译者选 B 译，那就只能与原文略似了。

4) 交际场景转换

交际场景主要指口语交际的时地环境、参与者的关系等因素。在一定场景中，话题内容、表达方式、语气轻重、语意曲直等，都是译者（主要指口译者）应该考虑的。以语气为例。如：

[22]Your father has hit me.

在具体的语境中，如果说话者重读强调了 your（你的），相当于强调句：

It is your father who has hit me.

汉语和俄语分别译为：

汉译 A: 你的父亲打了我。

汉译 B: 是你的父亲打了我。

俄译 A: Меня бил твой отец.

俄译 B: Твой отец бил меня.

如果没有强调 your 或者强调了 father，则可以直接译为：

你父亲打了我。

5) 语体风格的转换

上述四个方面的转换，会促使语体风格的转换。语体风格是采用书面语体中的一种，还是用口语语体，这都会决定译者追求语境值的相同或相似。如：

[23]Newt Gingrich wants to reverse the physics, make American government truly centrifugal, with power flowing out of Washington, devolving to the states.

译文 A: 金里奇要做的就是，逆转美国政治的物理机制，使其运作真正呈离心力发散状，把权力从首都华盛顿下放到各州县。（王之光 译）

译文 B: 金瑞契则企图扭转乾坤，让美国政府转为离心力场，让权力从华府飞散到各州去。（叶子南用例）

[24]В прямоугольном треугольнике МТР катет ТР равен другому МР...

原译：在直角三角形 МТР 中，边 ТР 等于另一边 МР... ..（刘涌泉用例）

试译：在直角三角形 МТР 中，边 ТР 等于边 МР... ..

例 23，两种译文都力求照顾原文的风格：用科技写政治现象。用“离心”一词，容易引起误解，“离心”总使人想起“离德”，会误导读者；但“扭转乾坤”译出了物理词 physics 的内涵。例 24，用 катет ТР 已暗指一条边，而另一条边得用 другому（另一个）表示出来，这是俄语科技语体的要求，但如实将这一词汇意义转入汉语，原译就显得不符合汉语科技文简洁的文体风格。

2.1.3 文化值的转换

文化值较多体现在成语、谚语、特有事物名称等语言要素上，在转换中，一般以归化为主，

如果反映的文化价值非常重要，有时也需要采用异化方法。

[25]A pretty face has ruined an empire. (林语堂《京华烟云》)

多少人间佳丽曾经倾国倾城啊!(张振玉 译)

这一例很有意思。林语堂用英文写中国，要译回汉语，是文化背景的复归，译者译得归化，用“倾国倾城”，体现了作品的文化值。叶子南(2001: 130)假设说，如果原文写西方，用“倾国倾城”译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联想。最好是译成“美人儿曾使帝国王朝覆没。”这一对比，正说明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转换的文化值有差异。

1.2 语值转换的结果：风格似

2.2.1 零语值与风格似

一词一语或一句，反复运用，形成熟眼的词句，在译者的意识中成为习以为常的语言范式，构成了语言常态。熟即俗，语用价值不大，有时当作零。如语义结构为“施事+行为+受事”的句子大量出现，相应的SVO结构成了常见的句子序列，陈述句正是大量使用这种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因此，陈述句是一种常态句，其他句型，如疑问句、感叹句和祈使句都以其为蓝本改造而成。相对而言，陈述句的语用价值就可视为参照系，将其语值视为1或者当作0，就可以见出其他句型的语用价值的大小。

换言之，将原文中类似语句的语值当作零，其言语意义也就等于语言意义。无语用价值的小句组成的文本具有朴素的语言风格。将小句的语言意义转换过来，也就顺带转换了朴素的风格。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2.2.2 部分语值转换与风格似

原作语值跨越时空会有些变化，在转换中常遭磨损，部分语值会得到转换。“部分”可大可小，结果是原作风格不能完全反映在译作中，只求得个“似”。同是对成分共用语值的转换，下例就显得有些生吞活剥：

[27]In volcanic regions, springs have a way of appearing suddenly and vanishing just as suddenly.

原译：正是因为火山区，泉有突然出现而且同样地突然消失的情况。(吴炜彤等 译)

试译：在火山区，泉水忽隐忽现。

因为原文中have a way是appearing suddenly和vanishing just as suddenly的共同成分，译者拘泥于再现这一共同成分，结果译得罗嗦，不如试译轻巧简洁。

2.2.3 可转换语值与风格似

语值可转换的基础是译语与原语均有反映同一事物的方式，反映方式的相同有两种途径，一是操不同语言的各民族对世界的看法相同，二是民族交往和语言接触过程中，互相渗透，走向语言融合。如：

[28]Business once looked to the market as the key signal for the future. Today it looks to Washington.

原译：以前商界将市场看作是未来的关键信号，现在它们看华盛顿地区。

叶子南(2001: 325)认为译者对Washington的理解有误，说它已不是表达地理的概念，而是代表“美国政府”。以地名代政府，从理论上说得通。不过，是不是一定译出“政府”二字，值得讨论。我们不也常说“北京方面说……”、“关于这一事件，伦敦提出了抗议”吗？所以原译意思没错，但需改进：

改译：曾几何时，商界奉股票市场为风向指南，如今，却以华盛顿马首是瞻。(钟岚 译)

4 不可转换语值与风格似

有些表达方式为某语言所独有，在翻译转换中不可能转换。结果失去了原语形式，只得

原文的语里意义，也就失去了原文的风格。如：

[29] A: 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

B: Because it makes ma mad. (陈东成 2000: 173)

这是一则利用文字构成的双关幽默。问句问“为什么字母 D 象个坏孩子”，答句答“因为它使妈发疯”，利用 ma (妈) 加上 d 构成 mad (疯)，形成了双关。这种幽默手段转换不了，除非采用替代。再看例：

[30] (祥子的心里由乱而空白，……) 整个生命似乎都立在这点难受上。(《骆驼祥子》)

Вся жизнь его рушилась. (Е. Молчанова 译)

“立”的词典意义是描述竖起来的具体事物，指人从坐卧状态直起身来，后面的补语一般是地面或其他物体，这里用于抽象的“难受”上，是一种超常搭配，具有风趣、幽默的艺术效果。而俄语无法表达这一形象和这种超常搭配，只好用 рушилась 概略地译出基本意思，失去了原语的语值。

3 结论

语里语值跨语转换机制，指从语表形式获得的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在思维中从原语背景转入译语背景，力求保真不受损。这是一种以转移为主的过程，一边是语里意义的转换，一边语用价值的转换。

原作大致按逻辑意义、语法意义的顺序进行语里意义的转换，其结果是求得意似。原作大致按修辞值语境值、文化值的顺序进行语用价值的转换，其结果是求得风格似。

参考文献

- [1]陈东成 2000 文化差异与翻译[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 [2]贺志刚 1995 主、述题误置——一个翻译中应注意的问题[J]，现代外语，第3期。
- [3]罗新璋 1995 释“译作”[J]，中国翻译，第2期。
- [4]姚念赓 1982 试论对政译与文译的不同要求[J]，翻译通讯，第5期。
- [5]叶子南 2001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6][德]约·恩格尔坎普 1997 心理语言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7]张 今 1981 英汉比较语法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
- [8]张志公 1980 闲话语言[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Inter-languag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nnotative Meaning and Pragmatic Value——A Case of Clause-Centered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HUANG Zhong-li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languag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nnotative meaning and pragmatic value refers to the process that when connotative meaning and pragmatic value derived from linguistic form in

source background are transformed into those in target background, the original message should be kept. The similarity in meaning result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notative meaning roughly based on the sequence of logic meaning and grammatical meaning, and the similarity in style is acquired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agmatic value approximately based on the sequence of rhetorical value, context value and culture value.

Key Words: connotative meaning; pragmatic value; complete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收稿日期: 2008-09-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础重大项目“汉语句法机制与汉外互译(全译+变译)本质探索”(项目编号: 02JAZJD740016)以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NCET-07-0349)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黄忠廉(1965-), 男, 湖北监利人, 博士, 教授, 翻译学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 翻译学、中外语言对比、汉译语言。

[责任编辑: 靳铭吉]